



解放军中将韩练成

1984年2月27日，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、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将韩练成去世。3月7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遗体告别会上，摆放了邓小平、胡耀邦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陈云、彭真、邓颖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万里、习仲勋、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敬送的花圈。

韩练成是宁夏固原县人，1925年从军，曾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参加北伐战争，作战勇敢，屡建战功。抗日时期，他赞成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、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，以满腔爱国热忱，积极参加抗战。日本投降后，韩练成主张和平建国，反对内战。1946年秋，身为国民党陆军第46军军长的韩练成被迫率部开进山东。他设法避免同我军作战，积极配合解放战争，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，他只身突围，46军失去指挥，陷于混乱，拖垮73军，最终李仙洲兵团5万余人被俘。韩练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55年，他被授中将军衔，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

韩练成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队中担

# 韩练成救蒋

任重要职务，与他早年在军阀混战中在河南商丘救过蒋介石一命有莫大关系，后来蒋介石特许他“黄埔”第三期毕业，列入学籍。

## 见危受命，忠勇可嘉， 特许军校第三期 毕业，列入学籍

1930年4月，爆发了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。4月6日，大战开始。中旬，冯玉祥进驻洛阳，蒋介石大军集结徐州，布防在津浦、陇海、平汉铁路沿线。双方交战后，蒋介石专车亲临前线指挥。开战不到一个星期，冯的部下韩复榘、石友三、杨虎城、马鸿逵等部倒戈投蒋。韩练成（当时他用化名韩圭璋）所在的马鸿逵部改编为讨逆军第11军，韩任所属64师独立团长，5月31日的豫东鏖战，蒋介石在归德（今河南商丘）朱集车站的“总司令列车行营”上指挥作战。冯玉祥部“五虎上将”之一的郑大章率骑兵部队千余人，夜间疾驰80余里，袭击归德飞机场，烧毁飞机12架，俘虏机械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。机场火光冲天，枪声划破夜空，蒋军乱成一团。当时，郑大章

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“总司令列车行营”指挥作战，蒋介石的指挥部就设在列车上；更不知道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只200余人的护卫，不然岂会善罢甘休。随蒋的高级参谋陈调元，下令全部护卫分布车站全力反击，形势极为严峻，蒋介石更是惊恐不安，非常紧张。万分紧急时分，参谋总长杨杰挂通了归德城守备指挥韩练成的电话，说敌军包围总司令列车行营。韩练成知道出兵地方后，部署了归德守城兵力，立即率主力急奔车站“救驾”。

韩练成的任务是救人，所以兵力部署重点在车站。同时，对郑大章骑兵的栖马场也有少量兵力袭扰，目的是让此时步战的骑兵脱身，以缓解对列车行营的围攻。

韩练成部介入后，与郑大章部混战在一起。郑大章误以为车站上还有兵力布防，又因夜间不熟悉地形不敢贸然进攻，未敢恋战，即组织突围。拂晓，韩练成攻入站台，蒋介石险为夷。

惊魂未定的蒋介石，请韩练成登上“总司令列车行营”，趁战火平静间隙召见了韩练成。

韩练成由卫队军官带领进入行营车厢。他左手反握驳壳枪，右手向蒋介石

敬礼，立正并报告：“报告总司令，驻归德 64 师独立团长韩圭璋前来报到，车站外围乱兵已经平息，请总司令训示。”

见到韩练成这位英武的年轻军官后，蒋介石真是有绝处逢生之感。他紧紧地握着韩练成的手说：“好！你很好！”对于这样一位年轻忠勇的团长，蒋介石凭第一感觉就认为他应该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，开口便问韩：“你是黄埔几期的学生？”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使韩练成瞬间无以回答。参谋长杨杰急中生智，提醒韩练成：“总司令问你是黄埔军校几期？”“我就近报考西北陆军第七师教导队，无缘于黄埔。”韩练成作了简略回答，回答恰到好处，把握住了火候。

蒋介石说：“也好，可以补入黄埔军校学籍嘛！”

蒋介石有个习惯，他不与黄埔的学生握手，也不给钱，但是遇到非黄埔的学生，即其他各派系投诚过来的将领，不仅与他们握手，还会一见面就给钱，而且有时给很多。此时蒋介石虽然误以为韩练成是黄埔学生，但还是同他握手，是破了他自己的规矩的。看来，危急时期的蒋介石也顾不上太多了。“救驾”的经历对于韩练成来说，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能不能补上黄埔校籍，重要的是蒋介石从此不忘救险之恩。蒋介石不仅对这位青年军官紧要关头勇于“救驾”的行为非常满意，而且对他的勇敢与智慧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夸他为“白袍将军”。

商丘“救驾”后，蒋介石给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下了一道亲笔手谕：

六十四师团长韩圭璋，见危受命，忠勇可嘉，特许军校第三期毕业，列入学籍，内部通令知晓……

没有“黄埔”经历的韩练成，从此却有了“黄埔”第三期毕业的学籍。

火车站“勤王”的经历，给蒋介石

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也为韩练成筑就了一道让别人做梦都难以企及的耀眼光环。

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，像给予韩练成这样的特殊恩惠，也不是很多。这种罕见的例外，既是蒋介石对韩练成的感激，也是对韩练成这种少壮派军人的器重。

从此，这位“御批”的黄埔军校“毕业生”，成为了倍受校长器重的“嫡系学生”。此后的岁月里，蒋介石不断赐韩以新的官衔，扶植其屡屡升迁。但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，韩练成后来却倒向了他的对立面。

归德“勤王”事件后，当时任蒋介石秘书的周佛海事后回忆说：“谁知我们车上只二百多卫兵，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，如果骑兵到达车站，元帅以下都要被俘，那么，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韩练成的“救驾”之功就大了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韩练成的老朋友、民革甘肃省主委卢忠良在给韩练成之子韩兢的信里说：韩练成“冒死突入商丘车站，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。为此，蒋对令尊非常不平。无奈时，他想到了向蒋介石告‘御状’。

1930 年 9 月，东北张学良入关拥戴蒋介石，各种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冯玉祥、阎锡山两军迅速瓦解。冯玉祥宣布下野，历时数月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。

## 向蒋介石告“御状”

1931 年秋，马鸿逵部离开山东驻防河南许昌后，削了韩练成的带兵权，只给了个上校参谋。韩练成心灰意冷。马鸿逵的所作所为，使韩练成心里非常不平。无奈时，他想到了向蒋介石告“御状”。

1932 年秋，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马鸿逵部上校以上军官时，当着韩练成的面对马鸿逵说：“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将领，应以旅长提升任用，当参谋太可惜了。”当场还给韩练成一本自己的《革



韩练成归德“勤王”，在关键时刻救了蒋介石一命，时任蒋介石秘书的周佛海事后回忆说：“如果骑兵到达车站，元帅以下都要被俘，那么，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。”图为中原大战的主角蒋（中）、冯（左）、阎（右）合影

命哲学的重要》。蒋介石给韩练成送书，这在将校军官们的眼里是一种特殊的可望而不可得的荣耀。马鸿逵当面秉承旨意，但蒋介石对韩练成的恩宠和信任，却使马鸿逵从内心更加忌恨。当天晚上，就命韩练成先行离开汉口回许昌。

马鸿逵回到许昌后，给韩练成一封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公文”，并对韩说：“委员长说给你个旅长当，我也是这么想，可眼下又没有个实缺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南京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研究班’学习，学回来再说。”韩练成要去南京了，就把夫人汪萍送回济南娘家。韩练成离开许昌时，马鸿逵还派了一名副官护送，以表示对韩练成的关心。

韩练成到了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班，没过几天，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政训班主任刘健群就将韩练成视为“共党潜伏分子”，并找韩练成单独谈话。他对韩练成说：“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，自首是最上策……”他讲完之后还不允许韩练成作任何解释。

韩练成说：“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。你们觉得不相信，可以问马（马鸿逵）军长。”韩练成觉得奇怪，进这种学校反而被说成是共产党。另一个军官说：“马军长送你到军校来，不是什么好事，是要我们弄明白你这个共党潜伏分子的真面目。说吧，说清楚你参加共产党的事。”韩练成清楚了，马鸿逵借送他到军校学习，想达到两个目的：一是做给蒋介石看，他是遵命将韩练成送到军校了；二是想借机收拾这个让他妒忌的人。当然，更让韩练成心里委屈的是，他哪里想得到跟随多年的长官，竟然用这种阴毒的手段来算计他。

马鸿逵送给韩练成的这顶“红帽子”，足够韩练成享用的了。他被送进了禁闭室。

韩练成异常气愤。无奈之下，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，但又被刘健群扣压。军校的学员，反成了被拘禁的对象。韩

练成明白了这是马鸿逵买通特务，把他诱骗到南京军校软禁起来，想以“通共”的罪名置他于死地。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，好在他命不该死。1933年春节前夕，蒋介石来军校视察时，韩练成以“喊冤”的方式见到了“委员长”。听到归德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的声音，蒋介石怎么能忘记呢？

头发散乱、胡子拉碴的韩练成站在蒋介石面前。蒋介石问韩练成：“你为什么坐禁闭？”韩练成用手指着刘健群说：“他们知道。”刘健群上前对蒋介石说：“委员长，他是共产党潜伏分子。”“有证据吗？”蒋介石这一问，刘健群犯难了，他怎么知道韩练成是共产党潜伏分子呢！韩练成回话了：“委员长，我不是共产党潜伏分子，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，就说我是共产党，我给您写过信，但被他们扣压了。我已被关在这里几个月了。”

蒋介石听后很惊异，拍案大怒，臭骂刘健群和军校官员昏头不明事理，竟然做出这等不耻之事。“韩练成在陇海线救援总司令行营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哪里？他竟然成了共产党潜伏分子，可笑！”蒋介石这样说，他们都目瞪口呆了。蒋介石明白，这样做真是委曲了韩练成。好事反而办糟了，对不起韩练成，他要韩练成好好休养一阵，并告诉韩练成，“马少云（马鸿逵字少云）那里，就不要再回去了，我会任用你的”。

韩练成提出想回济南看看妻子，蒋介石允准并送他500元作为路费。

刘健群这伙人见蒋介石如此关心和体恤韩练成，再加上蒋介石的那番话，便明白了韩练成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特殊，连忙当着主子的面向韩练成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误会，误会！”

此后，蒋介石给韩练成批了一张条子，是安家费。从此，南京傅岗别墅区里多了一处新宅，韩练成有了自己奢华的生活空间，国民党上层又多了一名掘墓人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2010年底，笔者在查阅台北“国史馆”档案时，意外发现有关孙中山遗物保管的档案目录，其中包括《国父灵体内脏切片照片以及医院处理经过》、《上海镭锭医院医生汤齐平保管总理遗体内脏切片与蜡块标本经过》、《总理遗体内脏切片与蜡块标本决定推谓孙科等处理》三份档案。仔细阅读后，发现这些档案可与大陆所藏中山陵档案互相参照，进一步佐证“褚民谊私藏孙中山内脏切片、照片，图谋战后免罪”这一荒唐事件的历史真实性。档案中还记录了诸多不为人详知的此案细节，为以往所鲜见。事后笔者又参阅了大陆相关的档案资料，撰就此文，试图真切地还原那段让人感叹的历史。

## 末日审判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。第二天，汪伪政府主席陈公博召开“临时会议”，宣布汪伪政府倒台。不久，原潜伏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担任科长的军统少将周镐，即集合了一批有正义感的伪政权要员和士兵，开始执行军统密令，对伪政权主要官员进行抓捕。伪工商部长梅思平、伪宣传部长赵尊岳等人纷纷落网，被关押在临时设立的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”，伪军长萧叔宣因拒捕遭枪击后不治身亡……

这起事件被称为“南京之变”。

不过，此事很快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为了抢夺抗战胜利的成果，防止我八路军、新四军对江南以及华北沦陷区的日军进行受降，蒋介石早就与一些伪政权大头目暗中取得联络，认他们为国府的“自己人”。8月18日，伪政权军队头目陈公博、任援道等请示蒋介石得到批准，指挥已经投降的日军扣押了周镐，并释放了全部在押汪伪官员。

这一结果令汪伪大小官员们长舒一